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五三回 英雄夜探福承寺 三杰大鬧孝義莊

話說武杰被撓鉤鉤倒，玉面如來法空吩咐把他亂刀分屍。金眼頭陀法緣說：「且慢！暫把他捆上，要細細問他。」法空說：「師兄言之有理，既然如此，孩子們把他捆了。」紀逢春一瞧他三人都叫人家拿住，傻小子一想：「不好，剩我一個人，焉能打出圍去！」自己正在猶疑，被法緣一方便撻拍在背上，拍了他一個筋斗。法緣吩咐手下人把他捆上，叫小和尚搭在後面空房之內，等到今晚二更，審問明白，再結果他等的性命。

手下人答應，把他幾人搭起，直奔後面。走過了兩層院子，小和尚把南房一開，通連五間無隔扇，裡面埋著十二根木樁，靠西頭還捆著一個人，就把四人一排，也捆在木樁上，靠西首一個李環，一個李佩，武杰第三，第四個就是紀逢春。小和尚出去把門關上，紀逢春說：「小蠟子，你我四個人叫禿驢拿住，我問問你為什麼？你們滾起來！」武杰說：「這個廟裡的和尚，就是行刺的賊人，他屋中有夾壁牆地窖子，藏著五六個婦人。」

紀逢春說：「是了！這個禿頭和尚，真是厲害不過，你我也拿不住他。這回和尚把你我一害，我陪著你受冤。你倒是做了守備，聚了媳婦，我紀逢春還是童男子。」

正說著，天已日落，這屋對面不見人。少時，進來了一個

小和尚，在牆上用黃沙碗點了一個燈籠。紀逢春往對面一瞧，靠西頭原來捆著一個婦人，在那裡有呻吟之聲，年約二十以外。

紀逢春就問那婦人：「你是哪裡的人？因為什麼被和尚捆在這裡？」那婦人說：「小婦人周氏，丈夫駱文蓮，家在靈寶縣東門外。昨夜晚被和尚把我背來，要行無禮之事。我罵了和尚一頓，他把我送在窖子裡，叫那些婦人來勸我，我把那些婦人罵了一番，和尚打我一頓，把我捆在這裡。你們幾位因何也叫和尚捆上？」紀逢春就把辦差之事述說一遍。

此時天已交三鼓，那玉面如來法空和法緣自拿住這幾人之後，歸到住房，正在喝酒。法空說：「師兄，這件事不好辦。

今天拿住的這幾個都是辦差官，有心把他們殺了，又怕欽差大人手下能人甚多，必派官兵前來；有心把他們放了，又怕縱虎歸山，長出牙爪，定要傷人。師兄，你有什麼高明主意？」法緣本是粗魯人，除了練武，別無所好，聽見問他，就說：「這件事據我想來，還是把他殺了，捉虎容易放虎難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聽外面說：「師弟師兄，你們喝上了，我一步來遲，罰酒三杯。」飛雲從外面進來了。他一早出去，離這八里地有座孝義莊，他有兩個朋友，時常去那裡練習武藝。今天在那裡一天，因惦念廟中有事，急速回來。到了院中，看見小和尚正端菜，他便說：「一步來遲，當罰酒三杯。」

一進屋中，法寶說：「師兄你來了！好，我正在等你，有件為難的事。」法緣說：「師弟，這件事非你不能成功。」飛雲說：「二位有什麼大事？」法空說：「你坐下再說。」叫小和尚拿來杯筷，給飛雲斟了一杯酒，法空談：「師兄，你要問這件事，自你走後，小弟上座瞧病，天有已刻時候，來了一個野蠻子，自稱名叫武杰，帶著兩個大漢，叫李佩、李環，都是彭大人的辦差官，直嚷拿賊！我和師兄跟他等動手，又來個雷公崽

子，自稱叫紀逢春。這四個人皆被我弟兄拿住，現在捆在空房木樁之上，我們正沒主意。怎麼辦，你出個主意。」飛雲說：「把他捆綁過來，咱們喝著酒問問他們，拿他幾個人解悶。問完了，我再殺了他們，也不為晚。」法空就叫小和尚點起燈籠火把，拿著繩槓去到後面帶人。

此時天有二鼓，自從起更，牆上燈越來越暗，紀逢春就害怕起來。他素常怕鬼，一回頭跟武杰說：「小蠟子，我心裡直哆嗦！這屋裡怪害怕的。」正說著，窗紙嘩啦啦一響，響了三遍，只聽鎖一響，門往外一分，紀逢春一瞧，卻一人沒有，心中正在害怕，只見門外站著半截白塔似的一個影子衝他直嚷，好似呼哨的聲音。傻小子仔細一瞧，這個身影高有八尺，帽子就有二尺，面似黑炭，兩眼如燈，舌頭一尺長，手拿一根哭喪棒，堵著牆門一站，衝他幾人嚷了兩聲！紀逢春叫人家捆著，跑又跑不了，只得說：「你是神歸廟，是鬼歸墳，我們跟你無冤無仇，別在這裡嚇唬我們。」只聽那鬼口吐人言，說：「我是屈死的，死有三年了，孤孤單單，冷冷清清，大廟不收，小廟不留，今天該我找替身之人，你可來了！」衝著紀逢春點頭。

紀逢春一聽，說：「鬼呀！要拿替身，那邊有一個婦女，你且把她拿去。」那鬼說：「不成，我是男的怨鬼，不要婦人。今天我這替身，是個雷公嘴，黑臉膛，我過去一聞，就知道他。」

一瞧這鬼晃悠悠進來，紀逢春說：「我的媽呀！奔我來了。」那鬼來至近前，用涼舌頭一舔，紀逢春「哎喲」一聲，真魂出竅，竟至嚇死。

有兩刻工夫，紀逢春才醒過來，一見捆著的人一個都沒有了，連捆著的那個婦人也不見了。他想：「鬼一舔我，一糊塗，他們都沒了，叫鬼吃了。是嫌我模樣不好，再不然，是我有造化，他不敢吃我，就把他們吃了。我要有造化，就應該把我放

開，怎麼還捆著我呢？」正在胡思亂想，瞧那鬼又回來了。紀逢春心想：「我叫他放開我一跑，倒也不錯。」想罷，說：「你這鬼怎麼又來了？」鬼說：「你是我的替身，今日必須跟我上吊去。」紀逢春說：「我跟你上吊去，你先把我的解開。」那鬼過來把繩兒解開，又拿繩子把紀逢春套上，拉著往外就走。紀逢春直往回拽，鬧了一脖子麻刀刺，想要跑又跑不了，無奈只好跟著人家前去。紀逢春說：「鬼！你先把我的放開，我跟你走就是了。」那鬼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不行！我要把你放開，你上房跑了呀。」紀逢春心中說：「好厲害的鬼！他知道我會上房。」

這時只見對面來了兩個人，紗燈引路，後跟七八個小和尚，拿著繩槓棍子，奉飛雲之命來提這五個人。他們走到後院，一看對面有個大鬼，穿著白衣，紫臉膛，舌頭耷拉著。那幾個小和尚說：「你是神趁早歸廟，是鬼趁早歸墳。我這廟與你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不必在我這裡吵鬧。」紀逢春聽那邊有人來，自己膽子也放大了，用力往回一抽，那鬼一撒手，把紀逢春跌了個大筋斗。紀逢春爬起來，一擰身就躡上房去。那鬼拿著哭喪棒，奔小和尚打來，小和尚回頭就跑。

那三個和尚正在喝酒，看見徒弟慌慌張張地跑進來說：「師父！咱們後頭院子有一個大鬼，你三位快瞧瞧去。」三人一聽，氣往上撞，拿起兵刃，帶著眾僧，掌起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正往前走，只見對面站定一個穿白服的大鬼，迎面把眾人擋住，把頭上帽子一摘，抖丹田之氣，一聲喊嚷：「好禿驢，大太爺特來拿你！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